

晉

書

一六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御撰

王舒子允

王廙弟

彬子虎之

王稜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為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為祕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并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眄益為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為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為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為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項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為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

顧眾

張閭

代舒轉舒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為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為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以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鄒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郡以吳王師虞襲為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眾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眾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眾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眾次郡之西江為外藻後計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眾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

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舡旁出襲潭及
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
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
藻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
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
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
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旣破宣城轉入故鄣長
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
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
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
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
之督護吳郡議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旣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
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衆軍被害晏之子崑之嗣卒子陋

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兄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摠角從伯敦調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輒大吐衣面並汚鳳旣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舒卒去職旣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妻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

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爲吳郡而以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弃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弼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齟齬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弃官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蔭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觀封禪之事慷慨發憤况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

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文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桀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僞言負屢彰恐先朝露墳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歎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廩代爲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廩爲俊等所龍衣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弟五猗以距廩廩督諸軍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廩擊曾曾衆潰廩得到州廩性雋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接長嘯神氣甚逸王道謂廩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廩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廩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

闕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至敦構禍帝遣麋喻敦既不能諫其悖
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麋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
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敗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
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鯤
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傷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麋明古多
通鯤遠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之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
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頤之弟胡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譽
歷郡守侍中丹楊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
廷欲綏緝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
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爲尚書彬字世儒
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傳祗辟爲掾後與兄麋俱渡
江爲楊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典參軍
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敗帝召爲尚書卽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
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

帝使彬勞之會周顒遇害彬素與顒善先往哭顒甚慟旣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之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簪謬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回京師彬諫甚苦敦变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之撲素方直之風味之好雖居顯貴常布衣蔬食近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

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太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自世有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為大匠以營創勳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鬢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年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為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免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

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惡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下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上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劾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郭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黷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忿忿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自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

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勲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九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缺多缺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内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勘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三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九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停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

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
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
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
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
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符健
符眉請兵應接時郝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婦上
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挑襄反叛
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
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常領崇
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脩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
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
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弈卒簡文遽使彪
之舉可以代弈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
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

權盡在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
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
騎常侍居郡八年家右歟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勢
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
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責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
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
謫未上刑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
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
彪之旣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
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
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旣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
毅然朝服當堦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
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
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將至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

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
處祭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
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
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
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
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表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
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
巡其事既屢引曰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又自
可更不遲迴宏從之温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安以新喪元輔
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
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
年出十歲垂婚冠及今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
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措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
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

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
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
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
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
爲儉狹復不至陋殆矣豈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強寇未
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
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脩屋宇爲
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
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
七十三卽以光祿爲贈謚曰簡子越之撫軍叅軍臨之東陽太守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爲元帝丞相從
事中郎從兄道守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
軍稜知從兄敢驕傲自負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
主且群從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母言苦切敦不能

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固請為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鎮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鎮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鎮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為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鎮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版潭為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為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

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即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鳥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于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主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率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掎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卽尋而峻平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還復吳郡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餓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之文脩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甚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旣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

七十九卒于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子伋嗣官至右將軍司馬伋卒子嘯父嗣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制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為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廞舉兵版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廞廞敗有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勳聽以疾贖為庶人四年復拜尚書桓玄用事以為太尉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為會稽內史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驥字魚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誰國桓彝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驥驥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道常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崇之族弟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祿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爲叅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卒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尋爲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祕曾蒞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无所受及帝踐祚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內史陸晢衆又辨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如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衆爲吳興內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亦讓衆事並不行敦鎮姑孰復以衆爲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爲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于會稽峻以蔡謨代

之前陵江將軍張慙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慙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慙尅期效節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將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慙要擊徽戰於高柞大破之收其軍實謨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无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无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菑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並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爲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金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无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致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弘爲吳令軍次路丘即斬弘首衆進往吳城遣督

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閔共守虔亭健遣馬流陶陽等往攻之
閔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
於謨謨以衆唱謀非己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
軍司不就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爲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
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未拜以母憂去職穆帝即位何充執政復徵衆
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
充崇信佛教衆議其糜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
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母優遇之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
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靖長
子昌嗣爲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閬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
進之於元帝言閬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爲安東參軍甚加禮遇
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強起之閬固辭疾篤優命敦
逼遂起視事及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勲

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齊所蒞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具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為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閻遵而行之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閻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萬二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閻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楊侯閻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閻為大司農閻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閻為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畧遷尚書蘇峻之役閻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閻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閻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閻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楊義軍閻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郝騶又與吳郡內史蔡謨

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混嗣閭閻表文議傳於世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鳥鷙之逐鳥雀是以石碣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酈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眾徇貞心於危感之辰龍亮為出內之端制鯢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彪明夙令聲類暮年允之駢角無棄山川庶稱多藝綢繆哲后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顓陵敦彪之不撓寧浩旋溫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無改筠心不變公望公才駿為其選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七

晉書七十七

御撰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何充

褚裒

蔡謨

諸葛恢

殷浩
顧悅之
蔡裔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貞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多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三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其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太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為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壺為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壺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尚

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勲進爵為公封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清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曰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謚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為掾皆不就元帝引為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交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董猶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賤曰僕雖吳人幾為僞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為長史逼以

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其效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暉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挾括憲臺豫聞政道竒不能敷融玄風清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志曲讓而悽悽所守終於陳許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躬多自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優負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厲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勲親賢時所須賴兼統終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之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

辭職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
職臣猶自知不可况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
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不可以私取官則
天工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
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
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
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
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
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
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訪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廢其
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嬰邁疾疢沉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多漸篤自
省微縣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西復伏枕實涕臣年向中
壽窮極寵榮終命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曾構
祖宗之基道濟群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恋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聞

薨年六十四謚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勲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為建威長史累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脔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拌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懽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且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

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儉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儉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如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魏光祿大夫御之曾孫也祖惲豫州刺史父獻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主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令負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之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

充即王道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爲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楊尹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揔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亮參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從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太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爲外物所

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旣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汴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深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錄尚書不宜復監中

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
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
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經
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
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
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
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
衛將軍褚裒皇太后又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
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為方伯躬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
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
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
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
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
勇邁終苦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

平手時郝惜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方譏之云二
郝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
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曰文
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
準見外戚傳

褚琰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頴少知名早卒琰以才藝積幹稱
龍襄尉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琰
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琰
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琰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任陽城界潁川使
散即琰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琰琰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為參
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万氏臺秀不得綏衆
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琰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
此謀逃難也今宜共勦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
也郭秀誠為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

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且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
時數萬口賴琇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留
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為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
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項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淅柴
肥口復阻賊琇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為振威將軍行梁國內
史建興初復為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琇為郡時梁
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琇常優遇之玄為政既急琇知其不
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琇言外羈縻
奴而內懷憤會遷為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既
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惶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琇
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琇為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為晉
王以琇為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為奮武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
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琇出軍赴難琇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
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為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

廷戒嚴以昶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旣而王師敗績司徒王道謂昶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昶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床抱帝昶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昶令下昶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人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暉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昶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楊尹時京邑桀蕩人物凋殘昶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謚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爲著姓曾祖睦魏尚書祖惠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劭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爲廄士而見憚如此後爲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

督潁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多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敝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主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旣至與張闓顧衆顧颺

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
疏讓曰公坐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各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
節令才少著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
守臣爲尚書即恢尹丹楊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
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群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其亡之
誠實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廁納言中興
已來上德之卒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
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狃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
峻勲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恭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
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
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畚鍤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
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
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
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

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隕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姜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

內外欲誅李龍李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十里
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
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寸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
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
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中
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李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
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
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
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李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
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
何如李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
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
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李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
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

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推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孰賊果至于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推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嶠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為

征北將軍都督徐亮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生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隣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且今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驍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宋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李龍於青州造舡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舡者賞布千匹小舡百匹是

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九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筭略先是郝鑒上部下有勲勞者凡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勲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辟索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恩蒙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譴弥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懼戰灼寄顏无所乞垂天鑒迴恩改謬以允群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

謂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
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
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
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顏咫尺不敢
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
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音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
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爲
會稽王命曹昌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
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
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且致辭
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无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
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
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
思愆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旣被廢杜門不

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已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重紀加違慢詔命當肆市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臣隕越所能上報臣寢疾未損不任詣闕不勝仰感聖恩謹遣拜章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贈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愬應劭已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身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李死謨性方雅丞相王道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文義位至撫軍長史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縻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即丘長轉臨沂令爲政平和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道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參軍與卞壺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恢斟酌酬荅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即位徵用四方賢雋

召恢爲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
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
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
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
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
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
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
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
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
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爲丹楊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
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天宮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驥爲
關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
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太中
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

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贈贈之禮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謚曰敬
祠以太牢子戲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頤字道回亦為元帝所器重終
於太常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士因其
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
不為致書言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
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言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
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
何也浩曰棺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糞時人
以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叅軍累遷司徒左
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
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因
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
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

得百年無憂亦朝多而敝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
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
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
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
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壯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
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奸名既身囚胡虜弃
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比然之益知名實之未
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
文帝時在藩始綜萬機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
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具自申叙簡文荅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
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
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統領
不振晉網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
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養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

必廢本懷率群情也浩頗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旣滅
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為齊督以抗
於溫於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
闋徵為尚書僕射不拜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頓川荀
羨少有令聞浩擢為義興吳郡以為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
溫和不日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
關河於是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旣受
命以中原為己任上䟽北征許洛將發陳太馬時咸惡之旣而以淮南太
守陳遠兗州刺史蔡克尚為前鋒安西將軍謝尚比中郎將荀羨為督
統開江西畧田千餘頃以為軍諸師次壽陽潛誘符健大臣梁安雷弱
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
憬以并其眾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遷襄於梁旣而魏氏
子弟往來壽陽襄益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
謀誅襄會符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為梁安事捷意

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
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旣至許昌會
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弃輜重
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
於山桑並爲襄所殺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
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愼所任恪居職次
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
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
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
天亡群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取之志坐
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莠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
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頃甲彌年傾天府
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彊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甞之
屬反叛於芍陂竒德龍曾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

晉傳四十七
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為襄所覺襄遂惶懼
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不賢且鼓行毒害
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
寇精甲利器更為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
以忘寢屏營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齊衆伏
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
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
竟坐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
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旣以雄豪自許每輕浩
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
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
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
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
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

人合負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自告之浩欣然
許焉將荅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
和十二年卒子洵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誅洵及庾
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
軍將軍揚州刺史鄒浩躋德純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
臨神州万里肅清勳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旌旣建
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維尚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并勤臺
僕仰憑皇威群醜革面進軍河洛脩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獨蹶遂令
為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旣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
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已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
非即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
而不卹使法有餘寬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之禮同庶人存
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
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

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且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爲州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別有傳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墮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曄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祗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道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然浩清微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黜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撫戎律唯聞感國喪師長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竒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寘以刑書斯爲過矣

贊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率遺風可尚蔡
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既謀遠忠貞中軍監局譽光雅俗夷曠有
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虧名辱

列傳第四十七

晉書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七十八

孔愉子正

安國從弟

弟

丁潭張茂

陶回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俎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為晉王使長

兼中書郎于時力協劉隗用事王道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
勲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為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
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
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
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
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二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
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
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
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
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情劣無益毗
佐方今強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對吏擅威暴人肆虐
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
怨人鬼感動宜并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
揚大化糾明刑政而愉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

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
暴人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
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已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
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由是爲導所銜後省左右僕
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
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鎮軍
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
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
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
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贈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閭汪安國閭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閭
子靜字季恭再爲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
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爲

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其有政績為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群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音日見者以為真孝再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入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冲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

賊子弑君汙宮豬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齒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以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並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孝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耒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礼戢家廢講誦闕闕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已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異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无貳憲制宜信去年察孝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記問經義苟所未孝實難簡通不足復曲碎

乖例違舊造異調。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脩。李校晉延
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
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
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主敦友。與右
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道守請
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沐爲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
司徒司馬陶回。白王道守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
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
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道守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遂來是龍。襲朝廷虛也。
故計不行。峻遂破姑孰。敗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
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
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
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

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為未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侃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其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太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為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便亮並欲用坦，為丹楊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敝，坦固辭之道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由沮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安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振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為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李龍專次，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戎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

九天禍晉國女姁凶猾夏乘輿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啟再集
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
氓波散哲命戎狄之手踟躕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
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
同焚賢愚所歎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李龍是討彭譙使至
粗具動靜知將軍公疾醜類翻然同季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機之
先覺砢石之予悟哉引領來儀怪無声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
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聞之者
猶或有悼况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
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
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
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
國况三子無棄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鄉音有何遲疑今六軍
誠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斷豨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

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道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為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道守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己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節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顛自省縣縣奄忽无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眄名震天下棖掾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咏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

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簡亮
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躰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
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
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
乏忝當大任因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
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文見涕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
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荅并致薄祭望足下降
神鄉食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亦大掾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
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
知之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
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黃門郎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
臨揚州請為別駕迂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
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閩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

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曰吳匪懈臨朝斤斤每欲
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
曰云云无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為政防人之口甚於防
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音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
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
彭可專征伐蕭肅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恩廉蔭屈申之道
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无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
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无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雜
處人間使君常疲聖躬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
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楊尹庾儼議曰順本居
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為長音從之隆和元年詔
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禳祈之事猶靈夢青屢夢彭欲依鴻祀之制於太
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
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无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勤

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臣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
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豈可不慎哉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
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亦求海鹽錢塘
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
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厨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
今通斷之又厨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
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
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及遇荒歲不能兩全
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襁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
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
孫因心所害

群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
賓從甚盛群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群初不視術術
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

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荅曰群非孔子厄同
匡人雖陽和布氣雁鵠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有道有愧色仕歷中
丞性嗜酒道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垂復詭布日月久糜爛邪荅曰
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
了麴蘗事其耽酒如此卒於官嗣子沉

沉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沉於王道言文思通敏且登宰門辟丞相司
徒掾琅邪王文學子並不就從兄坦以求表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
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千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沉
與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雋沉子獻位至吳興太守廷尉獻
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爲吳興太守侍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刺史潭初爲郡功
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閣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
益潭上書曰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三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
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爲

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迭逆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強當審其宜經途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疏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今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

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比且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卽中應除衰麻且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且以君爲節夫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旣葬而除以今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自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喪者意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主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太興三年遷王道導驃騎司馬轉中書卽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絜見稱徵爲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

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從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道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詰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二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賣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國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盎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豕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丹楊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

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丹楊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其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其詔欲聽相粥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昔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粥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方斛米以救之絕由是一境獲全旣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等其爲導所昵回常慊

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曰南斗楊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尉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條傷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朝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資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且遠明鬻賣之非且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群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列傳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御撰

書

謝尚

謝安

安子琰
安兄奔

琰子混
奔子玄

安弟万
石兄子朗

万弟石
弟子邀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鯁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礼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鯁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坐之類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類回席賓莫不歎異年十餘歲遭父憂丹楊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訐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道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鵠鵠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宗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

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託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四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為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皇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緩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

之為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為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毋閱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成譎之曰今且可出爾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爾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爾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爾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爾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丘龍衣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輜車鼓吹戍石頭永和初拜尚書僕射出為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

散騎常侍未至左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簡無子從弟弁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
無子靜子虔以子靈祐繼嗣後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東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誰郡桓彝見而歎曰
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摠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
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豐豐為
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
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
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
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
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
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收狹歎曰此亦伯
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
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

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
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方爲西
中郎將惣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方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
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旣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
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方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
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
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
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旣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曰
旣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
久而方能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此征會
万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
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
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
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

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之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内外人情噂呖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輔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表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撫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道子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

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常其秀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旣竟便擲放牀上無喜色基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展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揔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

司豫徐充責異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
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並缺
物論以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
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
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
怨各得所任其綏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万喪十年不聽音
樂及登台輔甚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
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
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
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玄詣顧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
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
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
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

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重
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與入
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
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
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大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
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誤
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
衣龍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
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勲更封廬陵郡
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
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
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言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
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
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

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龍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字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勲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爲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質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祕書丞更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卒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勲封瑒侯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留充婦宜城宣君誅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諷且資給葬禮悉依太傳故事先是王珣娶女珣弟珣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

聞恥之遂自造輜輶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
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
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
恩至義興斬賊許充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垓破之又詔
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
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旣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
顧之虞爰至郡無綏撫之能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
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
奔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
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
遣衆軍劉宣之距破恩旣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銳進人情震
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旣
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
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迫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

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割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二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勲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眞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衛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牀以為珍膳項上一轡尤美輒以為薦帝群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衛故珣因為戲混音尚主龍衣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爾紱裕亦歎曰吾甚

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弈字無弈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弈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弈膝邊諫止之弈爲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斥憤笑詠無異常曰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弈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弈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旣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弈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司臬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玄泉早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

被桓溫辟爲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成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郝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復後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少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

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淮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澤沒安之等軍人相敬焉遂各散退朝廷震動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由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逯由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衆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舡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三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入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

也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
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
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
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千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
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
小退玄琰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
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奔甲冑遁聞風聲鶴唳皆以
爲王師已至苻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
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尉勞進
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旣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
其豐稟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
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叅軍劉龍衣攻堅兖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
牢之守鄆城兖州旣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
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冰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

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碣磬。濟陽太守郭蒲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不告飢。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揔督。司州縣遠。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玠詔聽之。更封玠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春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

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為軍鋒由恩厚
忘軀甘死若生也異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主威屢舉實由陛下
神武英斷無患不服亡叔臣安協拜貞雍熙以成天工而霖霧尚翳六合未
卽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
宇宙寧二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
東山以道養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於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
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
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
每二慟殆斃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
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
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戚足
境為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矣是以奉送
章節待罪有司執徇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
臣復得更鳴於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願將身不良動與靈會謹德

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還藩淮側甫欲
休兵靜衆緩懷善撫兼苦自療異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
患沉頓有增無損今者憊憊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加以匪懈猶
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求不復接寧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
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
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時遣
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
不差脩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觀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
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遣高士醫入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
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己孑然獨存
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
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
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
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又之乃轉授散騎常侍

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興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瑒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瑒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常稱曰我尚生瑒瑒那得不生靈運永熙中為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逵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略逵厲操東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逵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萬字万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銜曜故早有時譽言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李主賈誼楚老龍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裴系送客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万落牀冠帽傾脫万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

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乃著白綸巾鶴氅裘履屐而前
旣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方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方嘗衣白綸巾
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
論但晚合耳方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翼并四州軍事假
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方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
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方旣受任
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
下安無不慰勉謂方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
若斯而能濟事也方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
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旣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
入渦賴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郝曇以疾病退還彭城方以爲賊盛致退
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
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
竭末封謂韶胡謂竭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卽川並早卒惟玄

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爲黃門郎
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掇角時病新起
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
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
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
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
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
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綯字宣映曾
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
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
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動封興平縣伯淮肥
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

童謠云誰謂爾貳若打破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
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
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
脩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
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
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
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
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
二石少患面創瘡之莫俞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
白故世呼爲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旣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
大勲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食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
弘之議謚曰襄惠云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
從兄冲以子明慧嗣爲孫因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嵩嗣宋受禪國
除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毅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

晉列四十九
時孝武帝醵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郗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其妬邈先娶妾郗氏怨對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授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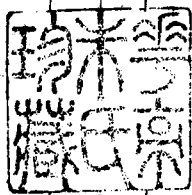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辰資之以端拱觀金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惣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隨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游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旣享褫薜蘿之榮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彞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邈朋心從容而杜欽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暮服之辰

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媿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
而同歸齊奢儉於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
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
家風弈方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與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
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潁潁之師中州應之而
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筭有遺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
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方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沉浮曠若虛舟
任高百辟情惟丘琰邈忠壯弈方虛放為龍為尤或卿或將偉哉獻
武功宣授斧克翦凶渠幾清中寓

列傳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列傳第五十

晉書八十

御撰

王羲之

好玄之
徽之弟操之

凝之

徽之
許邁

徽之子楨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道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顒顒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顒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體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游雲矯若鶻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主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庾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體鑒義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累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那浩素雅重之

勸使應命乃遺義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卅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義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拉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見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旣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那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萇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

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相識
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
根本各從所志音無功可論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
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
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
全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
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
賢魚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
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
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之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
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士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
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
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
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剩刑徒竟路

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賤陳
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
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
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時功
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艱勞之敝矣終獲永逸者可也求
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
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且千里饋糧自
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敝未至於此而士室之
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
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躬浩苟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
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
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孝虛

實著於目前顧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
人處間閭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廟大臣未行豈可
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
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
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
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斬其廢虛遠之懷以救
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
荒義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賈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
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
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運漕是也五言意
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
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
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
復可知吾又瞋目曰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泣事未

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
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牽制者衆思簡而易
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
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歛以資募吏令
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
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周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
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
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毆毆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
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
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
可充雜工毆毆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
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
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義之
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

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
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
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子會稽山陰之
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
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
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
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
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
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以之興懷況脩
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
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
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
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

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其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喜以待之義之歎惜弥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卒群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裴凡滑淨因書之具草相半後爲父誤刮去之門生慚懊者累日又嘗在戢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求義之笑而不荅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庾翼却暗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庾亮而翼深歎伏因与義之書云吾旦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須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美言与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詎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已輒洒掃

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義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辭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義之不夭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无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无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

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
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其樂歡之趣朝廷
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
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
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无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
无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
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
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
之以娛目前雖植德无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
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暇
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飲滿語田里所行故以
爲抚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矣志
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

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三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方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亡。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弥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疑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車？」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士大夫家有好事，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

晉書卷五十一
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日
无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
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逵門不前而反
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
色嘗夜与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繫徽之曰未若長卿
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擬其行後為黃門侍郎棄官東
歸与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交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
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
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
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
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于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
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忘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榜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室忽然大發微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季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駁特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非禮也以貴賈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僉耳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

獻之題榜以爲万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畫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且絕此法獻之揣知其目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尔答曰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勲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言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消殄功勲既融投鼓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書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繾綣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襄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礼未幾獻之遇疾家又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覓餘事惟憶与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无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爲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

其父子書各為一表置左右以翫始羲之所與共遊者許邁

許邁字叔玄名映丹楊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其十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朝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芝三年映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一氣子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崑崙殿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誦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綫點
翰爭力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且懸帳之奇罕有其
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過絕論其書無善或有
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
則長而逾制語其大畧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
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
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羈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
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无丈夫之氣行行若榮春蚓字字如縮
秋虵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毫毫筋窮萬
穀之皮歟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
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
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見
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列傳第五十一

晉書八十一

御撰

王遜

蔡豹

羊鑒

劉翥

桓宣

族子

朱伺

毛寶

子穆之安之

孫璩

劉遐

鄧嶽

子遐

朱序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万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無吳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遥舉董懸為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懸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覺並誅

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哀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柯為平夷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為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為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雋太守李釗為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為越雋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襲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為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陸

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
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爲徐州
豹爲司馬素易豹至是逖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逖其愧
之是時太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内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
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太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
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旣
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
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
悞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
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
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勒豹鑒以時進討鑒及劉遐等並疑
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呂等伏思淮
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冒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
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至寧致人

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為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進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為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豹進據卡城欲以逼龕時石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豹輜重於檀丘將軍留寵陸黨勇戰死之豹既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為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為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躬浩北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充徐二州刺史鑒為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

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却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道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即位豫討蘇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翥字承翥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翥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翥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隆將登之功於一蕢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表紹非不強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鄉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大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翥曰琅邪王以

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胥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為丞相叅軍事遷尚書吏部郎胥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季龍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胥交甚欽貴之請為右司馬胥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辟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去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胥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為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溫嶠率衆而下留胥等守湓口事平以勳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為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胥位任轉高矜豪自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賈百萬初胥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却鑒咸云胥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頽自江陵至于

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鄉以
倭伏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憂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家公云連
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鄉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
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鄉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鄉官書
始下而鄉爲鄉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王位至黃門
郎義興太守

桓宣譙國鉉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爲元帝
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
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爲得參軍使就平雅雅
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即其所部使扞禦
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
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
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柰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不
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殺之而雅據譙

城逃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逃逃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逃方欲平蕩二寇每尙卿爲援前躬又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逃少日雅便自詣逃逃遣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逃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即斬異已者遂出降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含又遣宣率衆救逃未至而賊退逃留宣計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

於馬頭山值祖煥欲龍衣湓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
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溫嶠嶠以戎為叅軍賊平宣居于武昌戎
復為劉胤叅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為叅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
宣偽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
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郭嶽謂乃遣隨詡且以觀之隨謂宣曰明
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
戎為掾上宣為武昌太守尋遷監河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荆
州刺史郭敬戎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叅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貢
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郭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
淮南邵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
耒於輶軒或親共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
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
侃薨後庾亮為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為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
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愨

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為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其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熊軍次丹水為賊所敗翼怒貶宣為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愷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為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愷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楊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為主濛劉惔所知頻叅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叅軍時符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

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符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淝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爲三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

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勝功不
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
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
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
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宰卹為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
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万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
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
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
侍謚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
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破敗
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脩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
欲輸効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
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
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第不才亦有將略討孫

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字仲文，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灊口，伺與同輩柳寶、希興合衆討之。不剋，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綬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都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灊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叟。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旣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荅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

同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乘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先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又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龍襄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閭晉鄭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槽以勁弩下射之及斷其水道城中无水殺牛飲血閭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庾代侃爲荊州侃故將鄭攀馬雋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庾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湏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庾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晨造謀距庾因斬之降軌等庾將西出遣

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廩曰曾見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使西廩性矜厲自用兼以同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廩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雋等亦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嚇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既入賊舉鉞摘伺伺逆接得鉞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遺說伺云馬雋等感卿恩妻孥得活尽以卿家外內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甌山時王廩與本桓杜曾相持累戰甌山下軍士數驚嘆云賊欲至伺鷲創而卒因葬甌山

毛寶字碩真潁陽陽武人也王敦以為臨湘令敦卒為溫嶠平南叅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邪使宜急遣信改舊書具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為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方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方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勲上為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溫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為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

箭血流滿韉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
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抚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
石頭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
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
无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无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
歿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
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効然後
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
遂留不去峻旣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
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
名壯勇何不出關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關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
開國侯千六百户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
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愆期等救桓宣於章
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䟽解豫州請以授寶於

晉書卷五十一
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萇等五萬人來寇張貉渡二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勲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爲叅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爲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爲輔弼乃以穆之爲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于璿戴羲等作亂

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肅等共平之桓溫代翼復取爲叅軍從
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潁川太守隨溫平洛入關
溫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
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爲建安侯復爲溫太
尉叅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暉使穆之監鑿鉅野百
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
太守本官如故袁真以壽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
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
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
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符堅
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
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成在近畿无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符堅別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冲節度冲使穆之游軍沔中穆
之始至而朱序陷没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

破希等仍率衆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慤亮自桓玄
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初璩
弟寧州刺史璩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叅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
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修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旣而修
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
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約之詣振
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抚其餘
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
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於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
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勲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
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讀蕃牧蒙險夷難可
進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爲持節監
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畧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
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

下使叅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璩璩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畧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瓚討反者相距於廣漢轅道令何休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没璩子弘之嗣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璩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垂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縣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璩子修之頻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沒於魏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抚軍叅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祚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旣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

至與安之并力使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朋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
光祿勳四子潭泰遂道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恭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
諮議叅軍與遂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勲賜爵平
都子命潭龍叅爵元顯嘗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
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
堂邑太山郡太守遂爲游擊將軍道爲太傅王簿桓玄得志使泰收
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歐辱俄並爲玄所殺惟道被徙廣州義
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
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平太
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爲叅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
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叅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
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棗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
之以爲龍驤將軍奉州刺史裕留第二子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
以德祖爲中兵叅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

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金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為魏所沒德祖次弟嶷嶷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為世所歎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異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爾書慰勉以為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為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為塢主以寇抄為事默降祖逖撫怒遂龍衣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為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為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

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不可因亂爲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事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濠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郗默爲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郗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掩龍襲遐營迭等逃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叅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爲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肇龍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爲嶽後竟改名爲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爲王敦叅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羣後遇赦與撫俱出久

之司徒王導命爲從事中郎後復爲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溫
嶠遣嶽與督護王愬期鄱陽太守紀陸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
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三州
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前後勳封宜城縣伯
咸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
子遐嗣

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爲參軍數從溫
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
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溫旣懷
恥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嶽弟逸
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
刺史假節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壽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
累遷雁鳥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爲征討

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大和中遷兖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兖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河東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邪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爲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己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

琅邪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潁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万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僞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首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諂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雁鳥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爲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羌校尉竇衝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

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劔勳散走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爲難存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宜胤服勤於太興之間毛邵劉朱馳騫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瀍澗覆類玄虵興微鴻鴈鼓鞀在聽菟置有作起起羣英勤茲王略

列傳五十一

晉書八十一